

张琳璋 / 著

作家出版社

徐志摩

婚恋传奇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西方的云彩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 徐志摩紀念文集

徐志摩 結婚悲傳奇

徐志摩紀念文集

徐志摩紀念文集

徐志摩紀念文集

徐志摩紀念文集

徐志摩紀念文集

徐志摩紀念文集

徐志摩紀念文集



徐志摩



婚恋传奇

张琳璋 /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徐志摩婚恋传奇/张琳璋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3.4

ISBN 7-5063-2648-5

I. 徐… II. 张… III. 传记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24967 号

徐志摩婚恋传奇

作者: 张琳璋

责任编辑: 潘宪立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lubanshe.com

印刷: 北京毕诚彩印厂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360 千

印张: 14.75

插页: 4

版次: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2648-5/I·2632

定价: 25.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作者在澳门海滨

张琳璋 河北保定市人

教师，作家，文艺评论家

已出版长诗、长篇小说、长篇传记文学

文艺专论及教育类专著十五部

人生信条：不求闻达，但求自重。



序 言

你喜欢水晶吗
那种透明的高贵的晶状体
他就是

你喜欢篝火吗
那在旷野驱散寒冷
带来希冀的火焰
他就是

你喜欢山溪吗
那在深山老林里跳跃
歌唱的水流
他就是

你喜欢海鸟吗
那在浩瀚的大海上忽隐
忽现的天使



他就是

他透明如水晶

他热烈如篝火

他活泼如山溪

他浪漫如海鸟

他是一个始终没有长大的孩子

他顽皮起来让人恨得不得了

他爱所有的人不怕被人误解

他追求爱情如痴如狂却又不慎丢掉

关于他的故事很多很多

每一个故事都与爱情有关

恼他的人批评他歪曲他为他摇头

爱他的人呵护他理解他为他一笑

三十五岁，正是水晶一样宝贵的年华

正是篝火一样跳着唱着高兴

却倏忽远去了，像消失在浪涛里的海鸟

他去时所有的人都为他哭泣

爱他的人恼他的人都聚在一起叹息

他顽皮地飞回来对众人说——

“哭什么呢，我不是好好地活在你的梦里！”

——是为序



楔 子

这人生的聚散！

现在我

真，真可以死了，我要你
这样抱着我直到我去，
直到我的眼再不睁开，
直到我飞，飞，飞去太空，
散成沙，散成光，散成风，
啊苦痛，但苦痛是短的，
是暂时的；快乐是长的，
爱是不死的：

我，我要睡……

——徐志摩《爱的灵感》

1933 年，清明。

时近傍晚。

阴霾密布的天空，浓重的乌云一团一团重叠着，滚动着，压抑着大地。



春寒料峭，风刮得很猛，时而发出呜呜的哀响。

濛濛的细雨，斜斜地飘洒，泼在身上，脸上，冰凉冰凉的，寒透人的心。

浙江省海宁县硖石镇东山万石窝，徐家老坟。

一座人高的新坟，坟土刚刚被人填过，坟前石板上残香已尽，鲜花未枯。

一尊汉白玉石碑上一行遒劲的大字在斜风细雨中颤抖——

诗人徐志摩之墓

一只乌鸦，嘎嘎地叫着，从远处飞过来，在空中旋了一圈，落在那坟顶上，扬着头，似乎看见了什么，嘎嘎地叫了两声，展开翅膀，飞走了。

远处村落里，传出一两声犬吠。

弯曲泥泞的山径上，走来一个女人。

那是一个少妇。

婷婷的，丰姿特别的少妇。

她浑身墨色。黑衣黑裙裹住她羸弱的身体，一方黑纱遮住她憔悴的面容。那美丽娟秀的面容上漾着病态，黛眉微蹙，明眸欲泪，樱唇半启，无限的悲哀伤痛隐含其间。

她艰难地走着，默默地走着，在这荒郊野岭，坟冢墓穴。她没有旁顾，没有畏葸，径直地走着，任凭雨水浇淋在她的头上，身上，任凭寒风吹得她趑趄摇摆，任凭脚下坑洼泥泞水湿路滑。

她是陆小曼。

她从上海孑然一身来到硖石，来到埋葬她亲爱的丈夫的地方，来给她的亲人上坟。

她终于一步一步走到徐志摩的坟前来了，她看见了那墓碑。

她先是一怔，迟疑了片刻，然后便大张开双臂，扑上去，紧紧地搂抱住那墓碑，放声大哭……

她的哀痛的哭声在这寂寥的荒野颤抖着远去，和着那风声雨声。



阴晦的天越发阴晦了，猛烈的风越发猛烈了，冰凉的雨越发冰凉了。远处传来松涛的和鸣和斑竹的咽泣。

她直哭得天公变色山河着悲雀鸟不鸣草木滴泪。

渐渐地，她的喉咙暗哑了，她的体力不支了，她的号啕的哭泣变成了微弱的哀吟。她修长的腰身蜷缩下来，跪伏在墓碑之前。她的滔滔泪浪和着那雨水浇湿了那碑座，又从那碑座前流淌下来，形成了一汪清水。那清水映出她悲戚痛苦的脸。

她以头撞碑，以手抚碑，仿佛那不是冰冷的石碑，那就是曾经那么热烈那么激情那么温暖的徐志摩的身体。她要把头拱进他的怀里去让他紧紧地抱住自己，亲她的耳鬓，亲她的面颊，亲她的红唇，亲她的脖颈，但是这些都没有了，永远地没有了……

她偎依着那墓碑哀诉——

“我的摩，亲亲的摩，我来了，我来看你来了。我是小曼，是你的眉，你的眉眉来看你来了！你听见我呼唤你的声音了吗？你怨我恨我吗？你能宽恕我吗？你是那么疼我爱我宽恕我忍让我，可是我却害了你了！是的，是我害了你，我是你的罪人。我多么希望你能醒转来，从你现在睡着的这个黑洞洞的墓穴里走出来，站在我的面前，用你那从来未曾怨恨过我的目光，那永远是和善宽容明澈的目光怨恨我一次吧；用你那从来未曾责备过我的声音，那永远是柔情悦耳抑扬的声音责备我一次吧；用你那从来未曾伤害过我的手掌，那永远是爱抚轻柔温暖的手掌伤害我一次吧！你为什么不站出来狠狠地瞪我一眼、骂我一声、打我一下啊！要真能那样，我的负罪的心也许要好过些，那万吨巨石压迫着的心脏也许要减轻些，你为什么恨我、骂我、打我呢？倘使你早一天恨了我，骂了我，打了我，何至于有今天？……是了，我记起来了，我小的时候，疯得出了格，每天疯跑，疯闹，搅得家里鸡犬不宁，人人恼恨，终于有一天，在我十二岁的时候，我的父亲不能忍受了，他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打在我的脸上，我的脸当时就像着了火，但是我没有哭，也没有闹，我躲进闺房里去不声也不响。第二天，我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举止稳重，言谈大方，敬老爱幼，用功读书，一家人都惊喜我的变化！可是，自从我遇到你，得到



了你的宠爱，我身在爱河却不知爱的滋味，一味地胡闹，旧病复发，我又疯了，不顾前不顾后，挥霍金钱，奢靡无度，你劝我的话我一句也不听，你写给我的信我一字也不看，我疯得闹得又出了格儿了，可是你为什么不像我爹爹那样狠狠地打我一巴掌呢？也许你真的打我一巴掌，我会像十二岁那年被打醒了也未可知。谁知你太溺爱我了，太宠着我了，你不忍心恨我骂我打我，一味地低三下四地劝，苦口婆心地求，最后用你的生命来换取我的清醒，这代价太大了，你为什么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来赎回我失去的灵魂呀？我不甘愿，我不甘愿，我甘愿你恨我骂我打我而不愿你去死……可是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志摩，你知道我给你带什么来了吗？你的眉眉给你带来你最爱喝的法国名酒。这就是你亲自珍藏起来的那瓶酒。这酒是那年泰戈尔老爹从法国来，送给咱们的，一共两瓶，你和老爹给我过生日咱们三人喝了一瓶，留下一瓶不准喝，你说，要等我们结婚十周年纪念日那天和我一块儿喝。可是等不到那天了。我今天带了来，我们在这里喝吧……”

陆小曼细声细语叨念着，从小提包里拿出一瓶装帧精美的法国白兰地，又掏出两个小碟，两只高脚玻璃酒杯，两双竹筷。她把那竹筷分列摆开，一双向着自己，一双向着坟茔，酒杯也分开摆上，仿佛她对面正坐着徐志摩。早已准备好的小菜就在小提包里，是用小碗盛着的，她取出来，把那菜蔬倒进小碟子里。又拿起酒瓶，打开盖子，往那两只高脚酒杯里斟满了酒。她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动作很缓慢，轻拿轻放，仿佛一位贤淑的妻子正在伺候丈夫晚餐。待一切就绪之后，她抬眼看一眼那墓碑，柔情地说：

“志摩，且慢，在我们夫妻碰杯之前，我要叫你看看我送给你的礼物，这可是一件你定然十分喜欢的礼物，你不要急，让我慢慢拿出来你看。”

陆小曼叨念着，慢慢地从小提包里拿出来一包用红色丝绸精心包裹起来的小包包。她把那小包包郑重地放在墓碑前边的石板上，又慢慢地解开那红色丝绸，里边是一层黄色锦缎。剥去那层黄色锦缎，里边是一层白色纱巾。又剥去了白色纱巾，一套刚刚印刷出来的新崭崭



的散发着油墨清香的书籍便赫然出现了。那书面上一行大字非常醒目：志摩全集。陆小曼轻抚那书面，柔声低眉而问道：

“志摩，你喜欢这书吗？这是你的全集啊！是我和你的学生赵君历尽千辛万苦搜罗编辑出版的。你的所有的遗著我们都努力去搜罗，终于有了这四大册，终于呈献在我亲爱的丈夫面前，你喜欢吗？我想你一定是喜欢的。你不要夸奖你这个有罪的妻子呀，万万不要夸奖她。你知道，她是怀着一种怎样赎罪的心情去做这件事情的吗？她是为了向你赎罪，请求你的宽恕，换取她灵魂的自安……志摩，你不是常常骂我懒惰不写字吗？我改了，你的眉眉改了，我不仅给你编了书，我还亲自为你的书写了序，你要听一听吗？好吧，我就念几句给你听。‘我真是说不出的悔恨为什么我以前老是懒得写东西。志摩不知逼我几次，要我同他写一点序，有两回他将笔墨都预备好，只叫随便涂几个字，可是我老是写不到几行，不是头晕就是心跳，只好对着他发愣，抬头望着他的嘴盼他吐出圣旨来我即可以立时的停笔。那时间他也只得笑着对我说，好了，好了，太太，我真拿你没有办法，去待着吧！回头又要头疼了。走过来掷去了我的笔，扶了我就此待下去，再也不想接续下去。我只能默默然地无以相对，他也只得对我干笑，几次的张罗结果终成泡影。又谁能料到今天在你去后我才真的认真地动笔写东西，回忆与追悔便将我的思潮模糊得无以捉摸。说来也惨，这头一次的序竟成了最后的一篇，哪得叫我不一阵心酸，难道说这也是上帝早已安排的么？……’我的摩摩，我这样写行么？你喜欢么？”

说来也怪，陆小曼拿出那书，展开那书，把那书放在石碑前的石板上的时候，不知怎么的，那猛烈的风不知什么时候停息了，那飘洒的雨不知什么时候不下了，那石板上的水不知什么时候干了，那厚厚的四大本文集端端正正地放在那儿，竟然没有风去掀乱它的页子，竟然没有雨去滴落它的封面，竟然没有水去浸渍它的纸张！

陆小曼没有顾及到这些。她拿出火柴来，点着那书，一页一页地看着它们燃烧。一阵悲酸又涌上心头，泪水潸然而下。

“志摩，这套新书我就送给你了，你珍藏起来吧。现在，我们夫



妻来喝酒，请举起杯来，你的曼曼先敬你一杯……”

陆小曼把那酒杯端起来，高高举过头顶，又慢慢地把那酒倾洒在墓碑之前。她又端起自己面前的酒，仰起头来，一饮而尽。就这样，你一杯，我一杯，陆小曼跟徐志摩对饮起来。几杯酒下去，陆小曼渐渐有了醉意，她跪伏碑前，哭道：“志摩，你是国内外著名的大诗人，你的眉儿顽劣，不喜读书，惹你生了不少气，今天，夫妻对酒，不可无诗，就叫你的眉眉再疯一次，我也要吟一首诗，附附风雅，讨我的先生一个高兴，如何？”陆小曼说着，哭着，一仰脖子，把那杯酒喝了个底朝天。又斟满了，左手端着那酒杯，右手伸出来，用那食指蘸着杯里的酒，身子前倾着，边哭，边吟，边往石碑上写她的诗：“肠断人琴感未消，此心久已寄云峤。年来更识荒寒味，写到湖山更寂寥。”写罢，她抛下酒杯，抱着那石碑又放声号啕起来！

她哭啊，哭啊，不停地叫着“志摩，志摩”地哭啊，只哭得天昏地暗，精疲力尽，一阵咳嗽，她喘作一团，那抱着石碑的手渐渐松动滑落下来，她也瘫坐在那墓碑前的泥土地上。

这时候，一个平静的声音从她的身后响起：“陆小姐，请节哀吧，天色已经很晚了，地上又潮湿，小心身体才是。”

这平静的声音里充满了温情和友善。陆小曼心下一惊，这是谁在说话？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到这里来？她扭转身抬眼看去，看见一位神情端庄俊秀的少妇站在那里，她的身边有一个少年正用一双严肃的眼睛瞅着她。

聪明的陆小曼马上辨认出面前的母子二人是谁了。他们是志摩的前妻张幼仪女士和爱子阿欢。

她缓缓地从泥土地上爬起来，站直身子，鞠躬行礼：“幼仪大姐，你好，小曼这里行礼了。”

张幼仪走上前一步，拉住陆小曼的手，动情地说：“陆小姐，志摩的死，对我们大家的打击都是很大的，我们都哀悼他，心里难过，悲伤，大家都是一样的。”

陆小曼说：“幼仪大姐，你真是一个宽容的女人，是我伤害了你，你反而不记恨我，这让我更于心不安……”



“快不要这样说话，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意思呢？我们的命一样的苦……”张幼仪说，“跟我回家吧。儿媳妇到了婆家门口，总不能不进门吧！”

陆小曼悲哀地摇摇头说：“公爹一定恨死我了，老人家是不会叫我进门的。婆母过世的时候，志摩跟他那样争，要他准许我去婆母灵前磕个头，老人都没有答应。如今，更不会答应我进徐家大门了。幼仪大姐，谢谢你，不用再费这个心了。让我在这里给他老人家磕头请安吧。”

陆小曼说着，泪水又流淌下来了，她朝着硖石镇徐家老宅的方向，双膝跪地，默默地磕了三个头。她又走到阿欢面前，伸手把他搂在怀里，泪水洗面，哽咽而言道：“阿欢长成小伙子了，很是英俊，像他的父亲。我没有为徐家生下一男半女，志摩就留下这一条根了。幼仪大姐，把孩子抚养成人，就全仰仗你了。”她又把手伸进内衣，从里边掏出一支金笔来，郑重地交在阿欢手上，说：“这是你爹爹生前最喜欢的一件东西，他用它写了许多优美的诗篇和文章，我把它贴身保存，原想终身留作纪念的，今天，转赠给你，看见它，就像看见你的爹爹，阿欢，你要珍藏好它呀！”

阿欢懂事地点点头，把那支金笔紧紧地攥在手里。

弯曲泥泞的山径向远方延伸开去，夜幕已经降临，天，依然阴得很重，远远的硖石镇上已经燃亮一处两处灯火。陆小曼痴痴地朝那镇上的徐家老宅眺望了一会儿，然后缓缓地迈动脚步，走了，默无声息地走了，她的瘦削的病弱的身影，渐渐消失在山后的松竹林里。



第 一 章

海宁县硖石镇徐家，是方圆数百里远近闻名的大户人家。家长徐申如徐大老板，是一位精明干练出类拔萃的大实业家。他虽然没有读过几年书，从小经商，但绝顶的聪明，又吃得了苦，律己又严，长于经营，没有多少年，就一手发展起来一个偌大的产业。硖石镇上，徐裕丰酱园是他开的，裕通钱庄是他开的，人和绸庄是他开的。不止这些，他还创办了蚕丝厂、布厂、电灯厂和习艺所。几处商号几座厂子，徐申如人在中年，不仅挣来了源源长流的银钱，更给自己赢来了千金难买的大大的名声。就是浙江上海码头上混的实业家、银行家们，说到徐申如，没有不敬佩有加的。有产业有钱财，自然就有了社会地位，徐申如虽然志在商贸，无心政界，但硖石镇商会会长这个职位，他是在任有年的了。

1915年10月，正是金风送爽、桂子飘香的好时候，十九岁的徐志摩从杭州一中毕业，考入了上海浸信会学院，临行前，他的父亲徐申如为他举行了新式婚礼，给他娶亲成了家。

办喜事那天，整个硖石镇都沸腾了！人人都知道徐家少爷要娶亲了，人人都传说徐家的这位少奶奶如何如何的美貌，而且还是新式婚礼！新式婚礼，娶亲不坐八抬大轿，那新娘子怎么进他徐家大门呢？



从天上飞进去？从地下钻进去？新鲜事儿，谁不想亲眼看看？大人们满街筒子议论，小孩们满街筒子跑，都等着瞧个稀罕儿。

硖石商会前更是人山人海，婚礼要在这里举行。三天前徐大老板就派人来这儿打扫收拾，今儿正日子到了，里里外外张灯结彩披红挂绿，前来帮忙的，主持张罗的，采购买办的，男男女女，忙出忙进，鱼群儿似的穿梭。商会大厅正中一个大红囍字红光闪闪，非常醒目。两把樟木黑漆太师椅并排而放，那是新郎的父母接受小夫妻敬礼叩安的地方。大厅两旁齐整整摆着两排木椅，那是亲朋好友里长辈们坐的地方。商会的东西厢房、前院后院，八仙桌子摆满了，大礼完毕，亲友们要在这儿大嚼大饮，接受一对新人的敬酒。

徐申如夫妇是坐马车到的。休息室里，新娘娘家的来客正在那里休息。新娘的二兄张君劭是一位哲学家、大学教授，四兄张嘉璈是一位银行家，他们都年纪轻轻，在社会上都有着显赫的地位。见徐家老夫妻款步走进来，忙起身迎上。

“徐家老伯，侄儿们这里向您老请安了。”张君劭向徐申如夫妇鞠躬为礼，恭恭敬敬地说。

张嘉璈跟着兄长也行了鞠躬礼，说：“家父母嘱我们兄弟，代他们向徐老伯、老伯母问候，说有了空暇，欢迎来家中小聚。”

“好！好！你们弟兄两个都来了，好！回去转告令尊令堂，就说我谢谢他们啦！我们也问候他们老夫妻啦！”徐申如高兴得合不拢嘴，只是一迭声地说好。

“看看这兄弟两个，言谈举止，多么有教养，多么有风度，真是书香门第出才子啊！我儿志摩有你们这样两位内兄，是他的福分呀！”徐母看着张氏兄弟喜欢得什么似的，这会儿，她倒比老伴儿显得能会说会道。

亲戚们聚到一起，自然是家长里短，亲亲热热，等候一双新人的到来。

这时候，新郎徐志摩和他的新婚妻子张幼仪正在伴娘和一帮青年朋友的簇拥下走出徐家大门，喜庆的鞭炮身前身后炸响着，招来一群群男女老少围观叫好。



徐志摩今天显得格外精神，银灰色新款学生装罩在他修长的身体上，显得愈发英俊，白皙的面颊上，一副金边近视眼镜在乡邻们面前闪闪发光，越发显得文质彬彬，儒雅风流。他呵呵笑着，右手紧紧拉住新娘的手。新娘张幼仪身穿雪白婚纱裙，脚着红色高跟鞋，云髻高耸，花枝招展。那纱裙圆圆的领口开得略大些，雪白的脖颈露出来，冰清玉洁，加上那一副金光闪耀的纯金项链，更显得富贵高雅。这些还都在其次，重要的是新娘的容貌，圆圆的脸蛋白嫩白嫩的透着娇红，一双羞答答微微下视的眼睛，春水汪汪，秀气和美，顾盼生色，纯乎是一朵含苞待放的花儿，任谁看了不由他不惊讶动心！

这碛石镇上，从古至今，谁曾见过娶亲不坐花轿的？这新郎新娘大大方方手拉着手儿穿街而过，这怎么不是破天荒的新鲜事儿？更何况徐志摩只有十九岁，稚气未褪，学生气十足。张幼仪只有十六岁，娉娉婷婷，娇羞惊窘，还是一个小姑娘。一个十九岁的翩翩少年手拉着一个十六岁的如花少女，披红挂绿，行走在这古老的碛石镇上，如何不叫那些平日孤陋寡闻观念陈旧的平常百姓大开眼界，大长见识，以之为奇？

“看看，就这么扯着手儿大街上走？花轿就不坐了吗？”

“大丈夫金榜题名、洞房花烛，两大快事，能马虎得吗？娶亲不坐花轿，新鲜事儿！”

“好一对金童玉女，这分明是观音菩萨身前的两个小神仙，人间哪有这样漂亮的一对儿！”

人们指手画脚，议论纷纷，用他们认为最恰当的语言表达着心里的惊讶。

走在人前人后张罗忙碌的表兄沈叔薇快走一步，悄悄拉拉徐志摩的衣袖，附耳逗他说：“表弟，古人说的那‘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之句，此女当之无愧。我看这位张氏小姐果然不俗，非惟貌美，风度亦雅，我弟艳福匪浅！”

徐志摩本已被那喜庆的鞭炮和欢声笑语冲昏了头脑，听见表兄的话，更是得意忘形。他低头看了一眼手拉着的这个小姑娘，笑呵呵地回道：“表兄，唐人有句云，‘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